



## 意蕴悠长 高家童子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白描

北京亮马河古玩收藏品市场，在北京的收藏品市场中不算显眼，近年来完全被潘家园旧货市场、北京古玩城、大钟寺爱家收藏、天雅等古玩市场的光芒遮蔽住了。早先客商车水马龙、熙来攘往的情景已不复存在，在京城四环东北角偏僻的一隅，它蜷缩在时尚家具专卖店、名牌汽车4S店、流行女装商业街、新潮汽车电影院的包围之中，显得陈腐、老旧、灰头耷脑、不合时宜。然而多年来，这里却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，我的很多收藏品，就是从这里淘得的。

一次我在亮马河古玩市场转悠，在一家店铺看到一只鼻烟壶。品相一般，但玉质不错，和田白玉，也很有老味道。烟壶的形状是执莲童子，壶盖为碧玉荷叶，顶在童子头顶，倒蛮有赏趣。问店主，店主回答是清早期的东西，于是也就没有太上心，隔着玻璃柜子看了看，未再做理会。店主姓高，常去他的店，原来是唐山的一个农民，十几年前倒腾古董，七八年前在亮马河古玩市场开了店，这是一个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跟你玩的生意人。

当时虽未特别在意那玉童子，但过后脑子里却有那个物件的影子，童子那稚拙的味道颇耐人寻味。不过也就是闪回般地想想，时间一长，也就丢在脑后了。

几个月之后，又去亮马河，在高家店铺里发现那执莲童子鼻烟壶还在，这次让老板拿出来，细细上手打量。童子高约7公分，圆雕，和田白玉，白度颇佳，玉质油润细腻，很有些手头，密度硬度看来也没得说。稍感遗憾的是属于生坑，沁蚀较为明显，那沁蚀痕迹也不是地方，正好在童子面部，未经盘玩，所以看相打了折扣。童子身材短小，脸圆体壮，用硬刀阴刻出脸面和衣纹，线条简洁流畅，但力道十足，下刀自信坚定，毫无犹豫和拖泥带水之感，两腿交行，双手执莲，莲茎经肩绕到身后连接着莲蓬，与头顶的荷叶形断意连，呼应陪衬，而碧玉荷叶之下，是烟壶的壶口，被荷叶遮掩，隐蔽而又机巧，整体造型浑朴稚拙，生动活泛，颇耐人品味。

玉雕执莲童子首创于宋。对于这种造型，民间有多种称谓：执莲童子、持荷童子、磨喝乐、摩■罗、莲孩、小玉人等。这种新造型在宋代出现的起因，专家说法不一。一说与佛教有关。将其称作“磨喝乐”或“摩■罗”，是借用佛教天龙八部之一大蟒神“摩呼罗伽”的梵文音译。一说与“化生”习俗有关，元代僧人圆至注引

《唐岁时记事》：“七夕俗以蜡作乳儿形，浮水中以为戏，为妇人宜子之祥，谓之化生”。还有一说，既与佛教的“莲花生子”，也与我国传统的“莲生贵子”说法有关。

无论哪种说法，这种手持荷叶的小玉人都是一种吉祥玉，自唐代出现“以蜡作乳儿形”始，至宋已成为盛极一时的风俗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：“七夕前三五日，车马盈市，罗绮满街，旋折未开荷叶，都人善假作双头莲，取玩一时，提携而归。又，少儿须买新荷叶执之，盖效磨喝乐。”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记载：“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，效摩■罗之状，此东都流传，至今不改。”

由此可知，无论是受佛文化或世俗文化的影响，供奉玩赏“磨喝乐”，已成为宋代“七夕”时一种节令性风俗。此时的“磨喝乐”，除泥捏的小人偶像外，玉器也引入这一题材。宋代玉器的一个很大的突破，便是淡化了玉器在此前的宗法礼制功能和奉神事鬼神神秘色彩，完成了世俗化、装饰化的演进。清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记载他读宋人《西湖志余》所得一则趣事：宋高宗赏宴大臣，见王俊扇柄上吊一玉孩儿扇坠，立即认出是他昔日经过四明时不慎坠入河水中的旧物，便问王俊从何而得，王俊回答是从一家店铺里买来的。高宗着人追询下去，铺家回答说是从一个提篮人手中所得，提篮人说得自一个陈姓宅院的厨娘之手，厨娘回答说是她破一只黄花鱼，从鱼腹中得到了这只玉孩儿。高宗大悦，“铺家、提篮人补校尉，厨娘封孺人。”这等奇事可信程度如何，且不去理会，但所谓“玉孩儿”想必就是“磨喝乐”无疑。宋开玉雕执莲童子之先河，元明清各代纷纷仿效，多行于世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小小一只玉童子，其文化意蕴既长久又丰沛。

店老板老高说这童子烟壶为清物，但我看却很有宋味。宋以降，玉雕执莲童子造型多有变化，但童子的形象和服饰已与宋时有异，特别是清代，开脸不是繁缛无章，就是简单走形，全然失去了宋时的自然古朴、浑圆拙稚的韵味。我再仔细端详那童子，童子头顶的碧玉荷叶让我一下子茅塞顿开，这个巧妙的烟壶盖是后配的，不光包浆沁蚀与童子不一样，更主要是刀工具有明显差别，童子刀工粗厉遒劲，而荷叶刀工柔滑纤巧，风格特征差别很大。当然，鼻烟壶后配壶盖不足为奇，关键不在壶盖，而是我发现童子头顶，也就是壶口的地方，有在童子雕成后切磨过的痕迹，童子原有细线毛发，为了钻磨壶口并掏膛，原来雕琢毛发的部位被切磨掉成平秃状，但仔细观察仍可看出后加工过的痕迹。我心里有了数，明白了其中的蹊跷——童子是宋时物无疑，后来，很可能是清时，有人命工匠将其改为鼻烟壶，童子形体壮硕，改为鼻烟壶倒蛮合适，况改制的想法也很巧妙，没枉糟践了原来的物件。老高断为清物，大概基于基本常识——鼻烟传入中国是在明末清初，随鼻烟而来的西方烟盒，在华夏土地上渐渐东方化，产生了既供实用又可把玩的鼻烟壶。老高肯定知道玉器行里早有老玉改作一说，只是他没有想到自个面前的这只执莲童子鼻烟壶，就是一件老玉改作的范例。

对于这件东西，老高开价还算合适。说合适，是以清代玉器价格而言，若论到宋代，就算是捡漏了。

买回家，写了张纸条连童子一块放在盒子里，纸条上写：“高家童子”，从老高店铺买来的，做个标记罢了。2008年春节，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偕夫人到我家做客，洪波兄也收藏玉器，来了自然要看我的藏品，我讲了这件东西的来历，洪波兄觉得有趣好玩，拿在手里看来看去。我知道洪波兄特别钟情鼻烟壶，他的烟壶收藏已成系列，见他喜欢，便让他拿了去。开始他怎么都不要，我说：“捡漏得来的，从高家店铺来，再回到你们高家的烟壶队列中去，也算你与它有缘。”这一说，洪波兄不再推辞，收了下來。

当初无意中为执莲童子烟壶命名“高家童子”，没想到最后真的落脚高家，倒应了机缘巧合一说，想想蛮有意思。■

